

風·水·火·土：從新加坡天神之后堂的 建築意念看方濟傳統的生態靈修

伍維烈

會祖

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1979 年，以宗座牧函 *Inter sanctos* 宣佈亞西西聖方濟為「促進生態保護者的天上主保」¹。十年後，他於世界和平日文告中，他重申：

聖方濟提供基督徒對受造界的完整性之真實和深切敬重的範例。身為貧窮者之友，獲天主的受造物所愛，聖方濟邀請受造界的一切——動物、植物、自然界力量，甚至太陽弟兄哥哥和月亮姊妹——頌揚和讚美上主。亞西西的小窮人（Poverello）給我們震撼的見證，當我們與天主和好時，我們更能獻身於建立與所有受造界之間的和平；而這與受造界的和平與所有人民之間的和平是不能分離的。

我希望聖方濟的靈感將幫助我們，與全能天主所創造的一切良善及美麗事物保持「手足情」的活潑意識，願他提醒我們，存在於人類大家庭內更大和更高的手足情光照下，我們有敬重和細心看顧它們的嚴重職責。²

從教宗寫的短短數行字中，他強調了方濟之作為生態學者主保，乃是建基於從他言行中所展示：方濟如何敬重受造界、他曾

¹ 《聖座公報》（1979），1509 頁。

² 若望保祿二世，〈世界和平日文告〉（1990），16 段（筆者修譯）。

邀請受造界的讚美、他致力於人與受造界及天主和平、以及在他思想中所流露的手足情（fraternity）。

堂區

新加坡天神之后堂區建於 1970 年，一直是在小兄弟會【方濟會】管理之下。隨著城市人口變遷及堂區發展，堂區於 2001 年籌組重建，最後於 2004 年獻主節獻堂。³此聖堂落成後，獲獎不少，包括新加坡設計局及城市重建委員會的 2004 年設計年獎，以及在 2004 年威尼斯雙年展中展出。得獎之原因，當然是設計師團隊的努力，能夠以賞心悅目的建築語言，回應案主及使用者的各項需要。

其中一位負責重建的小弟兄——John Wong 神父——他於入會前有多年的建築設計的經驗，故他在天神之后堂區的重建過程中特別用心，務求把會祖聖方濟的生態靈修理念，呈現於教堂建築群的设计之中。⁴堂區簡介的小冊子，作了以下的宣稱：

教堂建築群顯明地是方濟型（Franciscan）。建築物及空間的配合、不論是內外部或細節及大局設計，都呼應了天地人三者的既動人又永恆的關係。聖方濟活在這關係之中，對這關係有深切的醒覺。方濟的言行，表達他體悟一切受造物普遍的神聖性及完整性，以及他在這包容性手足關係中的地位。⁵

³ 見堂區導覽小冊子： *On Franciscan Ground: A Visitors' Guide*. Church of St Mary of the Angels (Singapore). N.d.

⁴ 本文部份內容取材自與 John Wong 神父的面談。

⁵ 小冊子，2 頁（筆者翻譯）。

例如，堂區焦點是聖堂內中央的祭台及領洗池，簡潔地吸引了坐在圍繞四周的會眾（圖 1）；在之上懸掛於半空的是踰越耶穌，看上去同時像聖死又像復活，使人想起方濟的聖達勉苦像，也是超現實的同時開眼，也沒有痛苦表情，但同時流血成河，故名爲踰越耶穌。祭台及領洗池，一白一黑，大小相若，和諧地作爲焦點，有如太極兩儀一樣。這焦點之上的耶穌，使人聯想到是宇宙基督（Cosmic Christ），拯救萬有，使大地得到救贖，因爲「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歎息，同受產痛（羅 8:22）」，而福音是爲「一切受造物（谷 16:15）」。



圖 1

其實，不但這個聖堂焦點，而是整個堂區的建築群，都以建築語言，都在闡釋方濟生態靈修。本文就嘗試與這空間美學對話。

痕跡

在教堂建築群正門入口處，有一個動感的方濟及佳蘭態像：方濟舉起雙手，右手比左手更高，觸摸著飛行中的鳥兒，頭部向右上微微抬起，而佳蘭則向前俯身，要採摘奇蹟地在雪地中出現的玫瑰花。不諳這個故事來源，可能還以為是方濟捕鳥。其實若干故事都是以方濟與鳥為主題。較可靠的薛拉諾的方濟傳記⁶，記載了一個感人的小故事。

一日，方濟到了接近貝瓦那的一個地方，在該處聚集了很多各式飛鳥，如鴿子、烏鴉及若干所謂穴鳥者。幾時天主的僕人見到了牠們，由於他對低級的受造物抱有極度的熱忱與溫良，便將同伴留于路旁，而喜歡地走向鳥群。及至他相當接近鳥群時，一見牠們正在企盼他的來臨，便一如常規向牠們致候。令方濟頗感驚異者，是牠們並不如平常一樣群起而飛走。於是，方濟洋溢著喜樂，謙虛請求牠們恭聽天主聖言。在他講了許多話後，又加上下列幾句：「我的飛鳥弟兄，你們應當讚美你們的造物主，並時時熱愛他，因為是他給予你們羽毛做衣服，恩賜你們翅子為飛翔，以及你們所需要的一切。天主使你們在受造物中高貴異常，使你們居住在清潔的空氣中。你們雖不耕種也不收割，他仍保護並照顧你們，全不用你們操心。」

⁶ 在方濟研究中，薛拉諾著的方濟第一傳記，歷史最悠久，較少增添。

群鳥聽了這些話，就如同方濟本人及與他在一起的弟兄們所說的，開始一依其生性，以奇妙的方式表示高興。牠們伸長頸子，展開翅膀，並張口望著他。方濟則在牠們中間走來走去，他的衣服觸及牠們的頭部和身體。最後，他以十字聖號降福牠們，讓牠們各自飛回自己的地方去，方濟與同伴們一路上喜不自勝，並感謝天主，因為一切受造物都虔誠頌揚並恭敬天主。⁷

大門的這個態像代表了所有眾多類似的故事，都是方濟與大自然的行動。方濟靈修肯定天主的絕對超越，而滿是祂痕跡的生態系統，就反映了創造萬有的天主。大地母親滿有生命力，孕育生命，承載生命，但不是女神，方濟的生態靈修亦不是大自然崇拜，而是崇拜在自然中流露愛情痕跡的那一位。

方濟對所謂的「低級的受造物」稱兄道弟、甚至講道，以及祝福，是方濟不但能夠在萬物中，看到天主的化工，而且更進一步的去作互動：方濟對飛鳥加弟兄姊妹之稱謂，肯定自身與受造物的平等；他的短短講道詞中，讚美天主對鳥類的照顧之餘，亦強調整個生態系統是天主的化工，而生態平衡是要建基尊重天主創造的秩序以及在各階級的萬物。所以態像所表達的飛行中的鳥兒，不是逃難的飛鳥，而是肯定了其在天主計劃中位置之後，帶著祝福而飛行的。

生死

在教堂的空地，設置了一個世界和平花園，亦巧妙地成了地下骨灰龕的上蓋（圖 2）。這個和平花園的盡頭是天神之后小

⁷ 摩拉諾，〈方濟第一傳記〉58 節，《方濟與佳蘭第二集》台北：至潔（2001），82 頁。

堂，使聖母同時面向著生者死者。地下骨灰龕及地面的和平花園，是一個整體。地下骨灰龕有若干的天窗，是以不同款式及語言寫成「和平」字句的彩繪玻璃，透過這些玻璃，上蓋花園的陽光及樹影，可以照射到骨灰龕內。地下骨灰龕分成若干小房間，每一個房間都有一個小水池，透過彩繪玻璃反映著天窗外陽光，也有流水聲音，以致地下的骨灰龕不但不會陰森荒涼，反而充滿生氣。



圖 2

如此，堂區的骨灰龕及和平花園的融匯在一起，代表方濟傳統是跨生死、超陰陽的靈修。這樣的生死觀，活現於方濟所著的〈造物讚〉（或稱〈太陽歌〉）的一段：

我主，願你藉著我們的肉體死亡姊妹而受讚頌，

她是任何活著的人都無法逃脫的。

死於大罪的人是有禍的。

承行你至聖旨意而死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第二次死亡將不會損害他們。⁸

環保生活，不只是物質使用或資源回收，而是關乎整體的各物互惠及生死循環。把死亡視為姊妹的胸襟，表示方濟不但肯定天主創造萬有，而且相信任何肉體或物質生命的生死存亡，都是在管治萬有的天主之掌握中。就是這份信念，使骨灰龕以上的花園所紀念的世界和平，得以實現。

廣場

世界和平花園及教堂中間，是一個鋪石的廣場，名叫 The Piazza（與英語的 Place、西班牙語的 Plaza，源出一轍）。用意大利語言的稱謂，除了故意要加上方濟的家鄉風味，還可以令人想起方濟運動在十三四世紀，小弟兄們走遍大街小巷，到城鎮的市集中央去宣講福音。難怪新加坡天神之后堂，也設置一個戶外的講道台，也在廣場的當中，設置一個水池，雖然屬現代設計，但水池是南歐風格的廣場不可或缺的。

方濟生平中有好幾件重要大事，都是在廣場發生，其中有兩件與生態環保拉上關係。方濟在皈依天主，放棄世俗時，在主教府的前地，把衣服脫光，與父親決裂。他向父親說道：「直至今天，曾稱你為父，此後，我可以毫無保留地說：『我們的天父』

⁸ 聖方濟，〈造物讚〉12-13 節，《聖方濟故事：語錄書契》香港：方濟會（2006），174 頁。

了，他就是我全部財富，我全心依靠祂。」⁹方濟在廣場上所發表的這句皈依說話，套在生態環保的意義上，更具尊重生態平衡的意味。

當人承認天主為天父，就是願意天主旨意承行於地（天主經內「奉行在人間」原文是 terra，大地。）而大地上所以呈現的天主旨意，也許包含了彼此互惠關係中的手足情。當人把天主看作人心的全部財富時，天主所創造萬有的富饒豐盛，就不會容易被創富過程中的貪婪所剝削，從而導致生態失衡。況且，方濟光著身子，揭示了人蒙受創造時的那份單純自然模樣。要達致萬物的和諧，方濟在廣場的這一幕，不可說沒有其象徵意義。

修和

另外一件較令人津津樂道的故事，是方濟的馴狼記，同樣也是在廣場上發生的。故事論及方濟如何使古比歐城的人民，與一隻凶猛的豺狼修和。故事的結尾如下：

狼弟兄便如同一隻溫順的羔羊服從了聖方濟。[...]。很快地這個新奇的事就為全城的人們悉知，城裡所有的人，無論是男的或是女的，大人或是小孩，年老的或是年輕的，也都群集到廣場來，為要看看這只野狼和聖方濟。[...] 聖方濟就繼續說道：「我可愛的弟兄們，你們要聽著，如今站在你們面前的狼弟兄，已經向我許下，並且也許諾要忠實地和你們講和修好，不再傷害任何人及家畜，而你們要給它許下供給它每日所需要的食物，在這個和平條約的保證期間，他會嚴格予以遵守不渝的。」當時全

⁹ 聖文德，〈方濟大傳〉2章4節，《方濟與佳蘭第二集》台北：至潔（2001），444頁。

體人們都異口同聲地許下要持續地飼養野狼弟兄。聖方濟就當著所有人面前，向野狼說道：「狼弟兄，你已答應他們遵守和睦修好的約定，你就不能再傷害人，不能再傷害畜類及任何事物。是不是？」野狼立時就跪下，搖著身體，點著頭，垂著耳，擺著尾巴，以它能作到的動作，表示願意遵守所作過的和睦修好的約定。¹⁰

如果凶猛的野狼代表野生大自然，在廣場上方濟使居民與狼的修和，就代表了為人與大自然和睦共存、和平相處等所作的努力。不過，有些人認為野性的狼變得「溫順的羔羊」，以及「持續地飼養野狼」違反了大自然本來的規律。不過，可以這樣理解：古比歐城之會出現大野狼，不是沒有理由，雖然故事中沒有交待。用今日生態環保的角度去看，野狼出沒在森林，捕食小動物；在城鎮中出現，必定事有蹊蹺。可能城裡的人，在森林裡濫捕小動物，使野狼缺乏獵物，才滋擾人類。所以，野狼的正常生態被搞亂，人要承擔後果，包括了飼養野狼。總括來說，修和行動的確是方濟環保神學的特色。

手足

The Piazza 上的圓形水池中央，設置了一個圓形的小平台，主要是為聖周六晚祝聖新火用。當火臨現在水中央，配合偌大的空間（空氣）以及石鋪地，就呈現了方濟創作的〈造物讚〉中的四個弟兄姊妹：風（流動的空氣）弟兄、水姊妹、火弟兄及地

¹⁰ 〈聖方濟的小花〉21 章，《方濟與佳蘭第四集》台北：至潔（2001），61-64 頁。

(土)姊妹。¹¹方濟的〈造物讚〉亦曾經在主教府的廣場上由小弟兄們頌唱：

及至人們會聚於主教府的迴廊裏時，兩位弟兄便站起身來，其中之一發言說：「方濟雖然病重在身，仍編寫了頌主歌，目的是要一切受造物都讚美天主，並使所有人對其近人有所裨益；他請求你們虔誠地傾聽。」語畢便開始咏唱。市長立時站了起來，合著手，就如同在聆聽福音一樣，極其收斂心神，並注意聽著；不久，他的眼淚奪眶而出，因為他對方濟極其信賴和鍾愛。¹²

方濟的〈造物讚〉是一篇優美的禱文，並非邀請萬物讚美天主，而直接向天主，期望天主，透過作為弟兄姊妹的水、風、土、火等受讚美。為什麼熱愛自然的方濟，沒有提及任何牛馬雞羊、也沒有花草樹木等「弟兄姊妹」？原來這四位風水火土之作為弟兄姊妹，其實是按古代西方哲學中，組成宇宙間萬有物質的四個基本元素：空氣、水、火及土。這四樣為何是手足？因為創世的天主是父，所以一切基本元素同是受造物，同是弟兄姊妹。所以當這四樣成了弟兄姊妹，亦表示宇宙萬物皆弟兄姊妹。配合夜間禮儀所宣讀〈創世紀〉天主六天創造的敘述，更凸顯了基督的踰越救贖，拯救了一切受造物，是新的創造。

稱呼宇宙穹蒼眾生——不管是否惹人喜愛或討厭的——為弟兄姊妹，需要確認天主為萬有之根源，故是「父」，從而便可培養內心的手足情。這份手足情的呈現，必然是合乎生態原則：因為手足情由情開始，使人惜物，多一份感恩及尊重；若然使用資

¹¹ 聖方濟，〈造物讚〉6-9 節，《聖方濟故事：語錄書契》香港：方濟會（2006），171-173 頁。

¹² 〈柏路佳傳記〉44 段，《方濟與佳蘭第三集》台北：至潔（2001），117 頁。

源是在所難免，則必然是合理使用，減少浪費。這就是方濟靈修——扎根於創世信仰的手足情——而引發的環保態度及行動。

十字架

到廣場的人，都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十字架形狀，巨型的例如結合在聖體小堂及鐘樓外牆的立體十字架（圖 3），到極小型以及不容易發覺的十字形門柄。方濟在遺囑說，他這樣朝拜的：「我們在這裡，並向著普世的聖堂，朝拜你主耶穌，也讚頌你，因為你以十字聖架，救贖了普世。」¹³任何的十字形狀都提醒了方濟，凡是有十字架的地方，都是主耶穌救恩的可見記號。他不說「在聖堂內」，而是「向著聖堂」（ad ecclesiam），因為有十字架。

論及十字架及生態的關係，則要回憶方濟在聖達勉堂的禱文，「至高、光榮的天主，求你照亮我內心的黑暗，並賜給我真確的信德，堅固的望德，完善的愛德，知覺和真知灼見。主，致使我能承行你聖善而真確的命令。」¹⁴如果說生態平衡萬物和諧是天主的創世旨意，那麼如何達致這個目的，按照這篇方濟傳統的辨別禱文，就是要「知覺和真知灼見」，那的確是生態生活的關鍵：因為在日益複雜的環境，要如何活得符合生態原則，並不簡單，必須經過合適的分辨，來作生活中的選擇。

¹³ 聖方濟，〈遺囑〉（筆者修譯），《聖方濟故事：語錄書契》香港：方濟會（2006），340頁。

¹⁴ 聖方濟，〈苦像前禱文〉，《聖方濟故事：語錄書契》香港：方濟會（2006），157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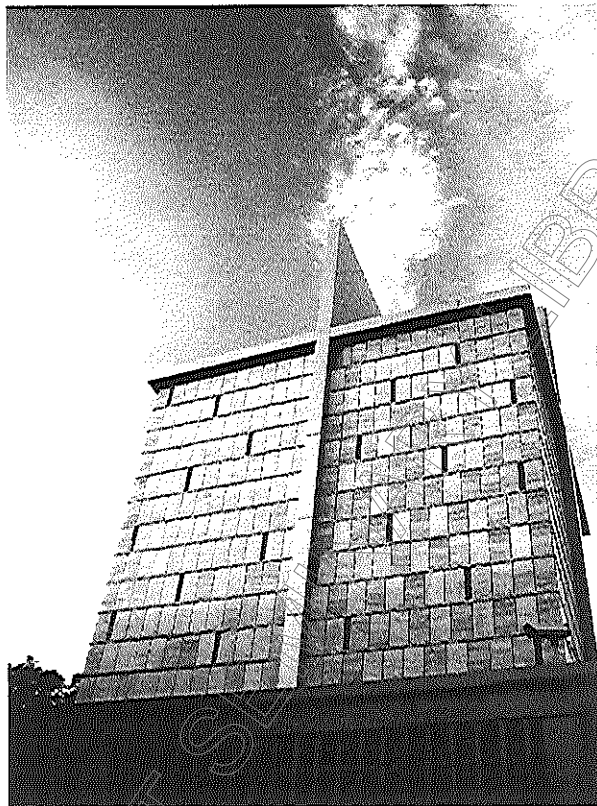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3

報憂

不少人到訪這建築群時，都會受到這個的簡約氣氛所吸引，顏色方面，是不同色調的褐色、米色、及黑色配搭，按小冊子簡介，可見的物料都說是「不昂貴、不豪華但悅目賞心」。簡約的風格所表達的簡樸精神，顯示方濟的貧窮價值。當然，沒有人不會認為貧窮在方濟傳統中是何等重要，但八百年來方濟運動就正因為貧窮起了不少事端，曾造成多少分裂。

在新加坡天神之后堂的簡介小冊子裡，有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：小冊子把這座 21 世紀的建築，類比為亞西西方濟大殿。也許編者要比較兩者是如何肅穆但典雅（*austere but graceful*），但亞西西的大殿的確曾經是方濟會小弟兄們，在歷史上起爭端的焦點：方濟會士入住這宏偉的大殿合乎方濟的貧窮理想嗎？

除此之外，聖體小堂外牆用了許多縞瑪瑙石，使室內在日間有自然光，晚上整座小堂變得精瑩通透，漂亮非常（圖 4）。聖體小堂，是基督臨在的地方，用寶貴的建材，配合其神聖性，本來是理所當然，可是方濟會的簡樸精神，卻因此變得模糊。的確，神聖、寶貴、肅穆、典雅如何同時是簡樸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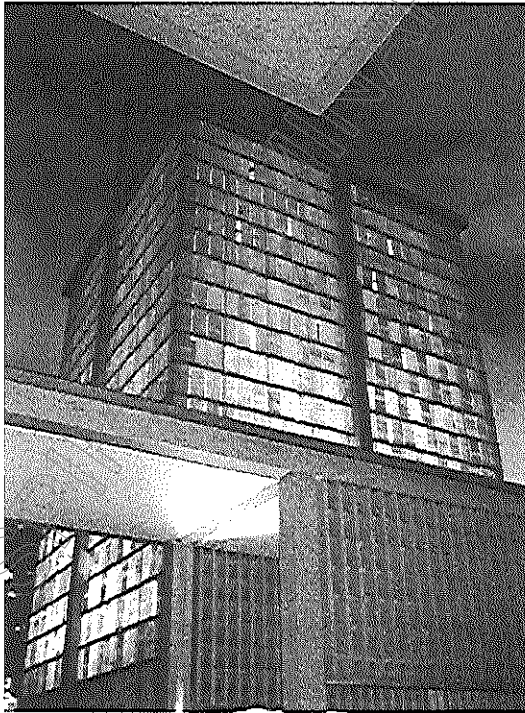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

具體的貧窮，也要合乎生態原則的實踐。在教堂內，透過偌大的玻璃幕牆，室外的自然景觀，與室內的禮儀，融匯一起，視覺上十分怡情，但因此要使用更多空氣調節，就顯得不環保了。此外，教堂內有不少的俄羅斯白橡木物料，按建築師的理念，那是為強調物件的重要；白橡木座位是看來很醒目及自然，配合整個聖堂的生態主題，也提供參加禮儀者舒適的座位，有利於投入禮儀。可是，按 Rainforest Relief 機構的資料，白橡木是在「應避免採用」之列，因為那是來自瀕危北方森林（Endangered Boreal Forests）。¹⁵故此，看上去自然感覺的室內設計，並不一定就合乎生態環保原則。實在，方濟的貧窮理想，要在具體生活中呈現不是容易。

結論

聖事是有形的標記，能夠賦予無形的恩寵，建築師致力於把設計的無形理念，以有形的建築語言在空間中表達。如果細心解讀這堂區建築群的設計，便會不難發覺其空間語言，原來正在闡釋方濟的生態靈修：慶祝天主在創造界中的痕跡、擁抱生死、明認創世者為父、苦心努力天地人之間的修和、稱兄道弟的手足情、以及以十字架作中心。

圖片 Photos: Eustaquio Santimano, Cris Mosinoh

蒙允准許使用。Used with permission.

¹⁵ <http://www.rainforestreliief.org/documents/Guidelines.pdf>